石匱書

石匱書卷二百四

明 魥南張 岱著

隱佚列傳總論

國朝隱佚諸傳多入顧瑛倪瓚夫顧瑛豪士為北[illegible]素封倪瓚富比王侯雲林秘閣華美珍重外國使往不敢仰視膽拜而去以此二人而為隱佚則石崇比肩王愷接踵矣故知隱佚者固非富貴惡俗人所能承受亦非富貴風雅人所能竊取也余徧搜山林韋

布之士得若干人又皆詩文書畫皆足以自見於世
蓋世不見用故隱而爲佚人是皆不當遺佚之人因
其隱而佚之非佚而後隱者也故曰隱佚

陶宗儀字九成黄巖人元時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
學古無所不窺遇人無險夷倭直一接以誠平居寡
言笑至於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明初徵
聘不出藝圃一區果蔬募蕷庋給賓祭餘悉種菊栽
接溉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爲詩撫

掌大處人皆莫測也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傳者有說郛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

徐舫字方舟嚴州桐廬人也幼為游俠好馳馬試劔善毬蹴之戲視拘儒法度士如無物已而幡然悔從師受章句為進士業既成又悔曰人生貴適意即如纍書蟬出入故紙中胡為哉於是習為古詩歌以自暢取睦詩人唐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高

師曹滕元秀詩辨之號睦州詩派以為矜式久之出
游江漢淮湘間結交半天下江湘行省叅政蘇天爵
慰薦之使出仕舫笑曰吾詩人耳其可以章綬縻耶
竟避去築室江皋浩吟於雲烟出沒間天大雪獨泛
舟釣江天中終日不反自號曰滄江散人元季兵亂
益韜不出 高皇帝定金陵劉基應聘起舟泝桐江
而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立江濱笑之曰卿何行
寧不媿桐江水耶基延入舟同聘者皆故與舫善競

譏誚各取其冠服之欲截之上默舫覺之而遁去御舫以隱故自高數欲挽致之舫愈自匿人莫知其踪跡而終舫平居喜怒不形無急步無疾呼靜對山水唫咏終日性尚風義兗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亂舫衣食之藥病瘞死居久之勿懈事平具巨册載還其家所著書有瑤林滄江二集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少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輒忘其牛父怒鞭之後如初母曰兒癡

如此何不聽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執冊坐
佛膝上映長明燈朗讀至旦安陽韓性錄為弟子遂
成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
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里冕置白牛車駕母被古
冠服從之小兒遮道訕笑作小樓居止必其意中人
乃許登元末屢應進士舉不中棄之去買舟下東吳
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
傑事即呼酒慷慨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

曰天地間合成白玉使人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蓰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人皆笑斥為狂奴北游元都元秘書卿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歸携妻孥隱九里山種梅千樹題其居曰梅花屋倣周禮著書一卷秘而誦之撫卷曰即未死持此遇明主伊呂不難也　高帝既取婺遣胡大海攻越屯兵九里居人奔竄冕獨不動兵執之曰我能為若帥出奇計乃與俱見告大海以攻城

之策高帝聞其人召與語良久悅寘幕府授諮議叅軍一夕卒

吳徹崇仁人家貧落魄好奇節陳友諒得之以為賓師鄱湖之戰遣徹間行說我有縛以獻者高帝素聞徹名釋其縛使題天開百馬圖徹應聲上詩曰開渠何日渡江來百騎如雲畫鼓催九十九中皆汗血當頭一箇是龍媒高帝奇之度其不為我用乃刺詭譎秀才四字於面遣之還友諒果惡之曰安有面

如此可為賓師徵遂亡去久諒死陳理奔還武昌高帝忿其城久不得下將屠之忽渾門外有自稱謊諭秀才來見 高帝召入與語良久命題西山夜雨詩復進詩曰莫歎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背與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 高帝會其意即下令還建康而武昌得徵乃更生 高帝即位物色之不得永樂間忽歸面色瑩然後出游縉紳或以范增目之而多其豫識聖祖是則增所不及也

孫一元字太白自云關中人或曰其母倡也幸秦王而生秦王不敢子之或云安化王府中諸王孫束髮入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山最高峰持右松根扣奇石為歌曰食蘭桂兮薜荔衣卧虎豹兮從蜺鶴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萬從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太白山人繼入終南汎觀恒岱躡衡廬逆嵩山渡汴謁闕里止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袷

混游貴賤常以鐵笛鶴氅自隨憤激悲歌俛仰千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素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人憐初譚導引人疑其仙晚居湖州乃復婚娶與尚書劉麟舉人施侃山人吳琬陸崐結社號苕溪五隱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山人在吳時費文憲寀相歸訪之值其晝寢山人故卧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山人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

生未嘗見此人

陳海雍清江人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與吳康齋相友善蕭落蓬門無人知識白沙陳獻章嘗以周易疑義質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老人雨中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李茇號岣嶁武林人住靈隱韜光山下岣嶁山房山

房數楹、盡架迴谿、絕壑之上、谿聲淙淙出閣下、古木蓊翳、大有幽致、山人居此、孑然一身、好詩與天池徐渭友善、客至、則呼僮駕小舟、盪槳於六橋西泠間、散髮箕踞、讙然嘯歌、自碟石為精礦、死則瘞於山房之側、所著有岣嶁山人集四卷

宋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酒、則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謌泣數行下也、始

慕俠能挽繮馳騎閭出其餘智為小詩輙自喜不以示人又稍稍通繪事師江㝵吳偉鄰之父有頎而鬚者戲為之貌絕肖父因勸習此可生業何乃日沉酣里中也傲然不應以是里中目為狂生亡所知者年三十一歲閒妻子女五人相繼死仰天嘆曰咄嗟天乎將驅我於埃𡎺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橐書遠游游至愽陵有故所善客餽之塾舍二年默默不自得竟謝去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抶

刺無遇。又去之渤澥。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還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詩。閉關揣摩。如是者三年。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工。又去而浮淮海。渡揚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山紫氣。過雲陽。匍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吳會。訪錢唐天竺靈隱諸峯。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循大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常居龍窩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曰。僧毋窘我。我繪小圖。

持至市中當得栗已而果斵栗五升伺栗不盡不更繪而市人爭欲得其繪則日擔栗詣寺門相貽乃避至城外一山樓：依岨陡絕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侮人春坐卧其中第繙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累月山中人疑為逋客將逐之而春遂遊太原太原之逆旅人以生衣垢敝不為禮舍旁賈欲覓詩為其長者壽春與之覓書又與之賈大喜更製鮮好衣：春：受之而授其逆旅人仍自衣垢敝者由棧道復

入西川，游峨眉山，溯巴下荊郢，將達於潯陽，返於黃
迂雲夢而飛越大梁，偶憩鈞州酒肆，而鈞州有覺中
丞者，得其所題酒肆絕句，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
涉襄，過京山，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淳，傾其書曝之衢，
唐氏異春所為，要與之飲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
氏為刻其詩，傳荊郢間，更贈以二童子，命其名曰丹
砂，白石，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粲樓，讀其賦，感昔賢
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前常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

遼王奇其詩召見便戲語不合一夕遁去〻數年復來春老矣乃依其兄于宋鯨畊天鵝池之石田歲獲萩十斛以其半易米雜萩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給酒費晝夜哦詩不絕以是時徐人吳學謨為荊州守聞春高自往物色之春始匿不見至再始見明日戴紫韡冠衣皂縉衣報謁踞太守上座太守侍人竊竊私語曰客頗妄亡知太守奈何輕威也久之往來廨中而太守蔡吏逢太守意皆浮慕春為謬恭延致

之春揣其意無定終不肯往太守為春授室城中從天池從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太守偶先有所往經其門而遲反之春恚曰是給我也比臨其室春已鍵扉卧不内太守太守令人穴其垣入見春方科跣席一藁僵偃壁下太守笑曰若欲為龐萌耶瑯琊人將捕汝矣春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官耳因索酒飲之薄暮而去後數年太守坐廢家居春在江陵念太守憔悴欲從之游而貧不能束裝乃詭為羽人裝

手持一鉢棗飥敗衲行乞于途自江陵瘃足數千里走海上海上人以為太守客遠來弟勞苦之持河豚酒亭春々一嚼而盡明日見持河豚人不為謝亦不知為誰而海上主帥郡某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之金為春壽春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為金游邪東海君笑我矣時太守欲買田家春於海上而廡其性骯髒不能諧時俗人不復強也居三月別歸江陵春歸太守屬之曰江陵難將作矣盡室之計當處之春領之而

去後二年，遼王果坐不法廢，客遼王者亡一人得脫，而春以狷介故，數及於難。後游石首，為少年所窘辱，發憤去，因童髮為頭陀，不知所之。

吳孺子，字少君，蘭谿人。家故饒貲，中歲妻子死，盡棄其產，購古法書名畫，遊江湖間。僻好山水，遇一水一石有奇致，坐對累日不肯去。性最巧，所規制必精絕。挨抉珍怪，陵斷谿絕壑，以必致為快。遊鴈蕩，絕糧，取啖蘆菔四十日不返。蹋天台石梁，採萬歲藤，要犯虎

豹製爲曲机可憑而寐以數緡市一大瓢摩挲鑢錫暗室發光過荆溪盜發其篋怒而碎之抱而泣者累日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所至僦居僧寺自炊一銅竈飯不足則哺糜日買兩錢菜又畏蘇葉爲虀羹語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飽逾梁肉耳游虞山善趙汝師孫齋之齋之有違言襆被不别而去終身呼其名而不字也晩爲梁谿孫少宰所重遂死其家少君家蔺谿城東有腴田頃許盡易磽瘦鑿溝引山泉繞入

玉雪廚銅池以此破其家所居焚香掃地名僧韻士樂為談對客去閉門藉虎皮危坐移日人問之曰識尋味好客話言折除對俗夫時耳好潔不畏寒遇泉水清冷雖盛冬便解衣赴濯樹蘭百本花時閉室以護香氣有索看者窗中捉鼻作兒女聲拒之長于鑒古尤識舊圖器款識胡孝甫藏唐人畫金縢圖後有李陽冰篆書數十百字何長卿不能辨少君一見知之過俗人輒云我不識一字口占詩使人代寫善畫

雞鶩水鳥芙蕖蘆藻歲不過一二紙求之輒不可得
篋中藏一紙自言得煉劍秘法戒人勿令觸近干犯
光怪酒半撫鈇如意欲盡碎天下負心人首或閧人
詢辞若為不聞而去之自言少時多猛氣卒暴相加
不勝忍輒以指錐握中不覺忽然仆地用是二十年
林樾其不平其殫力忍詢皆此類也為兒時父不用
經史課習獨授杜詩一編長好孟襄陽韋蘇州讀離
騷老莊爾雅茶經諸書畧涉大旨自言曾得落葉識

心酸一語。三年不得上句。客泰州寒甚。得寒風知絮敗足成之。生平所得贈遺卷軸甚富。獨喜京口陳從訓僻意少人會。好懷多自憐二語。以為真賞其殁也錫山鄒彥吉誌其墓。滿紙塵俗。余嘗戲論此亦少君好潔少可之報也。

王寵字履吉。長洲人。為人高朗明潔。砥節履方。風儀玉立。舉止軒豁。雖聲名振盛。而蘊藉自將。少受學於蔡羽。居洞庭三年。既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

侍省。不數數入城過從山水輒听然忘去或時偃息長林豐草間合邑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意。長於書法國朝善書首推允明而寵次之初與其兄履約並有時名履約舉進士官至都御史而寵每試輒斥。年四十終然世之知履約者不如其知寵也羽字九逵為文興推宏肆詩濺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沉着而時出奇麗見者謂李長吉不過也羽大悔恨。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為李賀耶吾愧死

矣。

朱逸，泰州人，樵夫也。樵柴易麥糈，擇精者供母，糗其糲粃以樵。一日過道學王東崖閣，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東崖謂其徒曰：小子聽之，人病不求耳。逸因附墻竊聽講論，訖樵去，以為常。東崖弟子宗姓者傾謂之曰：諗子稚志甚苦，願奉數十金為子生理，免樵作勞，且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樵曰：子非愛我者。力却之。

韓樂吾，陶人也。從學於朱逸〻死，從東崖仲子璧三紀，尚鰥。璧屬門徒醵錢為婚，既娶，出婦奩中裙布，分給所親，與約曰，吾不娶鴻，非若夫，而不孟光，非我婦。所至誨誘人善良以千數，每秋穫畢，群弟子班荊趺坐，論學數日，興盡則挐舟別聚，徧講如前。舟中與弟子賡鳴互詠自得也。嘗與諸公講學，有談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作此泛語。或稱引經書相難，則又大恚曰，當下不理會，却此訟陳言。

陳鶴號海樵山陰人鶴生而穎悟絕群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書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以例襲祖世官百户山人固不喜搓鞭韔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生平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着山人服豐頤美鬚髯眉目如畫見者疑爲神仙中人善談論詼諧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釋夌跨恢弘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古詩文若

駢賦詞曲。草書圖画。能盡效諸名家。間出己意。工贍
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歈越曲。綠章釋梵。巫史
祝呪。棹歌菱唱。伐木輓石。薤辭儺逐。侏儒伶倡。萬舞
偶劇。投壺蹴踘。博戲酒政。鬮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
方之語言。樂師朦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輒自
為之。靡不窮態極調。于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
時賢豪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
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為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

至者即不至幸以書札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拔窮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爼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為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慊其所乞而止而往後箋札援酢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説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襍陳粲然畢舉於是軒蓋盈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啣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未起或時就

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雄談濶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為常嘉靖乙丑以放故人往金陵四年客死郡中有其別業者二一在瑯琊山曰息柯亭一在羅坟坂曰曲池

陳松字晚翠六合人少為諸生有穎思已忽遇異人挈之山中若數十日始還還即棄去舉子業不治佯狂自放家亦益落有一婢名曰墨奴有一羊酷愛之

俾挈奴手麈相隨指摇側弁而哦於市中或聚觀非誚之不顧也松故能詩至是吟逾豪凡歲時景物欣戚吉凶觸緒引情率以詩發之詩莽莽出口脗傳以俚語耿誹謔然大致感慨高逸之旨能書字畫飛動邑遠近琳宮玄閣亭堠障壁往往多其題識為時墨奴為舉一子漸苦貧至不能為生乃之鄧鬻其子於賈人所既成覺矣松隱之甚為長歌書州守之壁刺史王出讀而悲之呼松前為償值于賈人而自取其

于以歸松復北游梁魏如京師將至順德止郵舍題詩墻閒有山色三分猶白晝鐘聲十里已黃昏之句亭長猝辟容曰太守來松跟蹌走已太守至讀墻門詩而詰亭長故曰奈何逐詩人榜之亟物色松々去已遠太守惝恍久之太守濟南李于鱗也松又常游商洛山行夜宿古神祠中四壁蕭寂惟銀杏一樹婆娑覆檐為詩告神曰窮人捉筆叩窮神爾我不親誰是親除却清風與明月眼前都是有譽人夜分神出

荅松詩曰獨坐空山久園中果皆落何以共長宵安得村中酪松瘖而異之自是游皆落落無所遇以困終

宋克字仲温長洲人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克用周養賓客與少年飲博遊戲晝長其賢逮壯見天下棼亂乃謝去酒徒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遂歷游江南名勝而歸家居以氣節自勵衣冠爭慕赴之有軍將䴥横甚數毆

尋士類。召克飲。或勸勿往。曰酗人也。克即往坐上坐。為語古賢將事。軍將舉尊下拜。立起為壽。克伉直多辯。好藏切。家雖貧其舊時喜事故在。致容尊賢周旋不倦。時時急人困。有樓君卿原巨先之風。久之稍厭去。杜門學書。書作草法。一時學者爭效之。洪武初為鳳翔同知。卒。時有宋廣字昌裔者。仕沔陽同知。亦善草書。人稱二宋。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生元季世。博達古今。諳德匯

時洪武初有司春祭城隍群吏先竊飲豬腦酒縣學生發其不敬于奇與群吏株連就逮獄中以泥研墨著草木出獄成之其曰草木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況其生而傷其言之立也其畫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陰陽五行生克之運海嶽瀆異希見之物神鬼屈伸之理草木之變魚龍之化律曆推步易衍之大宗釋老孔孟之書而歸於六藉之緒野紀時事失得荒兵菑異丈弗避而義甚則平生所著又有範

通玄理。大玄本旨。齊東野語諸書

虞原璩字叔闈。瑞安人。博涉經史。永樂中以楷書薦與修大典。竣事將授官。以母老辭歸。溫州守何文淵時時秉小舟詣之。璩出迎。文淵曰。此地不容易到。璩答曰。此客亦不容易來也。每相與辯難經史。商榷時務。各極歡去。一夕忽至。坐談久之。不覺夜半。村落無所覓酒。文淵笑曰。醯可代也。璩遂出新醯。侑以蔬韭。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醋交。同邑有李德基。亦以善書

應薦毋老辭歸文淵亦歛禮之粟飯魚羹亦未嘗不飽時語人曰吾守溫州得瑞安二隱君子焉

伍雲新會人少軒整無與讓所欲語輒語既與陳獻章游痛革素習約己以進曰寧自樹不如死也山南有大江自以意為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乘艇獨釣或設茗招獻章共啜悠然坐艇尾賦詩獻章扣舷和歌不知天壤之大也後即所居北巖為巖亭杜門息交閒寂幽坐別於

爲沙築草屋三間，曰尋樂，往來居之。雲爲人篤孝，嚴先人重祀事，凡有事先人之祀，一門長幼無敢不虔恭。

張詩北平人，自號崑崙山人，初學舉子業於呂柟，繼學詩文於何景明，順天府當試士，士當自負几入試，詩輒使其家僮代之，試官不許，遂拂衣出，乃一意爲詩，與翰林江暉馬西玄林楙易廖洞野呂柟諸君子，交游倡和，重於都下。柟爲解州判，後官南都，詩兩謁

之道途所經得覽山川名勝古人之跡入汴見李夢陽夜宴罷芝忽自墮以為拌行勝焉與夢陽各作芝拌行因送王廷陳歸夢澤窮夢鄖之觀至汝南視何景明疾相守七月景明卒還北平所居一畝之宅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雨飄蕭披襟流聆相對欣然命酌就醉興到跨一蹇驢信其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飢寒必窮極佳山水而後反在武林與孫一元論詩一元自誇其青厓貽白日下照芝草班之句不滅曹氏

父子詩棹頭大咲一元爲之氣奪詩笑謂座客曰今日崑崙山壓倒太白矣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惰不驕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況所著罵鬼詰髮茇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李中麓嘗戲之曰君書揭之壁間不獨驚人亦可以驅鬼也

孫宜字仲可華容人弱冠舉於鄉凡五上公車而五躓因不復應制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

漁人則應他呼之則不應漁人父繼芳為提學副使導有世業漁人盡斥為園圃臺榭購異書名畫古器寘其中而奇卉怪木環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飲輒醉醉則不問客所去適佳辰夕日日如之無事間携其斯億及門人黎學元劉世章輩遊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過羽人緇流能飲者即傾携釀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不為衣冠時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洮筆而書所為詩奇

逸飛動龍虬蟠盤已又自歌之感激用壯節奏頓挫雲停石裂始恠以為貴人或謫仙人矣漁人所著詩文為集前後凡六十九卷

高潡字宗呂侯官人善屬詞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幸飾比偶猶留鬢眉以傳脂粉無足學也遂洗意爵禄結霞上之居自號石門子又號霞居子善畫善八分草書家貧嗜酒日酣飲醉則狂呼放歌醉甚即散髮赤脚跳然舉舞又自號髼仙孫是孤潔一世知名

海內里有宋子者，與漱善。瘧一歲勿愈。一日漱造問之。宋強疾移榻歉堂相見，因飲之酒。酒酣，宋出素請畫。漱染筆寫菊數本，倒垂懸崖，香姿隱隱，有飄拂流動之狀。宋冷然竦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叢竹凌空，蕭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日瘧遂差。時人為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揆仙筆。

傅汝舟一名舟，字木虛，自號丁戊山人，一號觴老閑

縣人方顛碧目小指有四印文年十四則誦黄帝姚姒之書二十邵秀才學通天官堪輿涅槃老聃屬監雅秦漢等語而肆命之其古色蒼黝瓌奇處至不可解與高凝並游鄭繼之之門閩人語曰高重腹傳脫粟言斷斷中歌曲繼之且死遺言曰詩文妻子付高傳二弟經理其氣誼如此中歲好神仙方外學增損其姓名曰傳汝舟輕別妻孥不問生產凝說其事而不能從之汝舟乃與吳航人劉企治竹筐食檐葫瓢

經武夷臨歸宗巖築土窟炊食。留十日。遇異人。衣冠如聖儒。不知其何許人也。兩人視其膚革有雲氣。知數三典如數一二。諸術歛。術施咸中文章。教之曰。仙術無旁。但緣倫常。兩人拜受其人忽竦身不見。王禎思序其集曰。汝舟才智文采。足以得意於仕進。獨舍去而不好其舍之盡至於鄉井屋廬不復可居而妻子不足畜也。舉一世之榮利無足好而區區吟咏之工不能忘。亦其才志所歛。不能終藏而見之於此也。

黃省曾字勉之吳縣人六齡好緗素古文解通爾雅
弱冠與其兄魯曾散金購書覃精藝苑少舉鄉薦嘉
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遇田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
勝便輟裝不果北上來游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
五嶽山人其稱於人亦曰山人汝成常戲之曰子誠
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
危涉險不煩筇竹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暉便
覺醉飽飯幾一盂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

狀與妙。含肞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
可謂山舌。鮮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
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容為
之大笈。勉之與孫仲可一時齊名。有子曰姬水。年十
四補邑諸生。久之棄去。出入緇流。滅景收聲。所居環
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稍龕輒召故人。焚枯酌醴。
陳昂福建莆田人。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
隱於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昂詩所謂天

亡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鼎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屨為日不給繼之以卜泛彭蠡憩匡廬山覩陶令之跡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爨以往至亦輒傭於僧遂歷遍三峽劍門之勝登峨眉焉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於扉為人傭作詩文其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

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懋者亦閩人一日過其門見所榜片紙於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為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床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其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嗚咽至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覓棺衣舁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

所得。昂手書五言合體一秩。其自序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即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即誦讀工部。間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昂之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為排律。亦不存。蓋謝兆申云昂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未刻。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鍾惺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

詩何隘也。畫地為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於世者多矣，況老賤悔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於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昂織屨賣卜，傭賃傭書，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為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空物色之，恐有如陳昂其人者，甚矣有激乎

其言之也

石價嘗曰余傳隱佚而諸君子俱以翰墨詩文取重當世焉在其爲隱佚也蓋諸君子具經濟大才淪落不偶聊復爲之偶以藝見夫藝誠無所重諸君子也諸君子能獨發藝哉柄造物者不以日星之貴而薄風雲亦不以百穀之用而絕百卉蓋亦無所重也已

石匱書卷第二百五

明 紹興張岱著

妙藝列傳總論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聖人立言以游藝列於據德依仁之後每為學者所疑余觀妙藝諸君子而知聖人立言之旨矣世人一技一藝皆有登峰造極之理至人必以全力注之及其通神入化必待天工又不全籍人力蓋使人着力不得不着力

不得服之習之使自得之故曰游也若夫妙藝諸君子皆以書畫得名極其造詣斷斷非淺衷薄質之人所能幾及於是知藝與道合人與天通諸君子雖藝乎而實進於藝矣作妙藝列傳

倪瓚字元鎮自號雲林漢倪寬之後也世居無錫縣橋梅里之祇陀所居有清秘閣雲林堂其清秘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畜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性有潔癖園中竹樹花卉晨起必課美

盥拂蔥蒨判眼每雨止風收杖屨逍遥咏歌自娱賓朋時至芙語留連竟日終夜好客之名聞於天下瓚為詩蕭散冲淡時見氣節作畫簡雅閒淡遂入逸品嘗有夷人入貢道經無錫聞瓚名欲見之以沉香百觔為贄瓚令人紿云適往惠山飲泉翌日又至以出探梅花夷人徘徊其家瓚密令開雲林堂使登焉堂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彜尊罍夷方驚顧間其家人曰聞有清秘閣可得到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

且吾主出不可得見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王紱號友石又號九龍山人高介絕俗沐黔公行金帛求畫謝絕之後忽作一幅遺其所學同官轉致之曰始以是塞黔公意毋言我為公也月夜聞隣笛乘興畫竹訪遺之其人乃大賈喜甚與殘綺各二更求配幅紱却其幣手裂畫壞之紱有詩集行世王世貞稱紱畫竹為國朝第一

戴進字文進錢塘人精繪事宣廟時徵進入京衆

工妙之一日仁智殿呈畫進特以得意之筆上進首幅為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宣宗方閱待詔謝廷循從旁奏曰此畫佳甚恨野鄙耳宣廟叩之對曰紅品官服色也用以釣魚失大體矣宣宗頷之遂揮去餘幅不復閱放歸以窮死後人始重之

杜堇初姓陸號古狂北濉人其界畫樓閣人物嚴雅深有古意而山水樹石不甚稱是白描第一手尤擅

長花卉

夏昶字仲昭崑山人以進士自中書舍人累進太常寺卿直内閣詩文書法皆臻妙境畫竹石師王紱至遠夷亦購之昶兄昺字孟暘亦善書畫畫師高房山洪武末為永寧丞謫戍雲南永樂中仲昭薦入中書科習字 上臨閲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昺亦能書召試稱旨命與昺同為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又昺同時有孫太守從吉從吉善畫梅花遠夷購

從吉梅花，亦如購竹於夏也。後來得夏法者有朱端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趙子甲。一日與趙甲出，遇一道士目異之，與之期東門大石上，兩反皆後，三期乃得。道士刺石出泉飲之，曰：二君去此，枝當名天下。遂別不復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蒼勁，入神品，名藉甚公卿間。憲宗召授錦衣衛鎮撫，待詔仁智殿。偉好劇飲，命妓侑其飲，或經旬不飯。人欲得偉畫者，則載酒攜妓往。一日被詔，正醉，中官扶

掖入踏跟行殿中。上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成。上歎曰。真僊筆也。偉戇直有氣岸。其非人雖篤請不應。即素昵一言不合。輒挺斫起。其出入掖庭。奴視中貴人。求畫又多不得。於是中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孝宗復召見便殿。命稱旨。授錦衣衛百戶。賜印章曰畫狀元。偉思還楚。蒙恩賜祭掃武昌。數月還。次米石。有旨趣回京。賜第西街。逾二年稱疾歸。居金陵秦淮上。武宗復使使召之。未就道。

中酒死。而趙甲者。塑神鬼像甚靈異。著名楚中。蓋當
剌泉時。偉先搦為多。趙飲少矣。
史癡翁者。名忠字廷直。金陵人也。少不慧。年十七方
能言。忽通詩詞。畫山水樹石。縱筆揮寫不拘家數。性
豪俠不羈。負氣高抗。不謁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自
號癡翁。樓近治城。署曰卧癡。引客談笑呼盧其中。酒
沾唇輒醉。醉則搊音為新聲樂府。必數十曲方止。有
愛妾玉仙。解音律。癡求兩京絕手琵琶張㐫授以南

北曲自度新詞使桉柏歌之常自出游不問所往卯州湯指揮綦瘦石過訪徑携手登舟往游下邳家人不之知也女并當嫁壻家貧不能具禮詭詞携之觀燈與其婦送之壻家大噱而去常訪沈石田於吳川沈他出堂中有素絹潑墨成山水不通名姓而出石田曰必金陵史癡也要之歸留三月而別石田為題其像曰眼角低垂鼻孔仰露傍若無人高視濶步玩世滑稽風顛月癡濡筆淋漓水走山飛癡見而喜曰

石翁為我寫照也。年八十餘，精强如少年。自知死期，預命發引，命親朋歌虞殯，相携出聚寶門，謂之生殯。至期無疾而逝。

周臣，別號東村，吳人。所得宋鄭李馬夏法尤深，其用筆視唐寅較熟，特所謂行家意勝耳。唐每有應酬，多從臣磅礴始落筆，若臣者可謂外接文進者也。

徐霖，字子仁，其先姑蘇人，從金陵。七歲能詩，九歲能大書，善畫松竹花艸蕉石，長而跅弛自放，棄去舉子

業精研六書嘗得篆法於異人李長沙見之曰此周伯溫之流吾不及也築快園於城東極游觀聲伎之樂善製小令塡南北詞皆入律棋酒之暇命伶僮侍女被其新聲都人競傳而歌之　武帝南巡伶人臧賢進其詞翰召見行宮試除夕詩百韻及應制詞曲皆立就雅俗雜陳語多諷諫　上屢稱善嘗午夜秉月幸其家夫婦倉皇出拜　上命置酒家無供具以蔬筍鮭菜進御　上大喜為之引滿酣暢而去已而

數幸其家。御晚靜閣垂釣。得一金魚。宦官爭買之。
上大笑。失足落池中。衮衣沾濕。快園中有宸幸堂。浴
龍池。紀其遇也。賜飛魚服。扈從還京。每夜宿御榻前。
與　上同卧起。呼為𩔰仙。將授官禁近。固辭。會　上
賓天而罷。歸里二十餘年。乃卒。年七十有七。子仁少
從沈啓南游。江夏吳偉寫沈徐二高士行樂圖。楊君
謙祝希哲為贊。文徵仲寄詩曰。樂府新傳桃葉句。彩
毫偏寫薛濤箋。其為名流傾慕如此。

仇英號十洲亦吳人其所出微常執事丹青周臣異而教之於唐宋名人畫無所不摹寫皆有藁本其臨筆能奪真米襄陽所不足道也嘗為人作上林圖人物鳥獸山林臺觀旂輦軍容皆臆寫古賢名筆斟酌而成可稱繪事特絕

文徵明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文天祥之後也父林為溫州守文章政事有名於時徵明少從游莊泉受業吳寬被選充郡學弟子員為人廉靜靖

慎都御史俞諫甚重之他日謁諫諫曰聞子貧甚何以為生徵明曰貧矣未甚也諫指其襴衫曰何綻損乃爾徵明曰今日天雨衣故衣耳諫嘗造其廬見其門前河湮曰此河一通于登第矣吾為子通之徵明固辭曰茍能登第何必通河通河必壞人廬舍願公已之也久之林卒官溫人合斂數百金為賻固辭不受溫吏士謂守死廉而徵明為能子因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公文淵而記其事徵明初游郡學時學

官以嚴厲束諸生，辨色而入，張燈而散，諸生或飲嘑嘯歌，壺弈消咎，徵明獨臨寫千字文，日以十本為率，書遂大進，同郡沈周博學善畫，徵明師之，得其髣髴，益以神采，更出周上，而書畫名一時，徵明書倣歐陽率更兼蘇黃米三家，小楷尤精，復精八分，書李東陽自負善篆，見徵明八分，詫為並美，畫則人稱其兼有趙孟頫倪瓚黃公望之體，嘉靖初，巡撫尚書李充嗣以徵明與故相劉忠同薦，會徵明亦以貢至京師，遂

授翰林待詔。可三年。一再上疏乞歸。不報。相一清與孚敬謀欲遷徵明官。徵明竟致仕。徵明雖游於翰墨乎生平所最慎者藩邸。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四夷貢使道吳門者。望徵明里而拜。以不得一見為恨。既見亦不作一筆與之。其他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不能博其一赫蹏。獨貧書生與其故人子。若姻黨之窘急者。尋常得之。世更以此重徵明也。築室於舍東。曰玉磬山房。樹兩桐

於庭。日徘徊嘯咏其下。博習典故。元末國初故家遺老。流風舊事。從容抵掌。歷歷如貫珠。晚年衣紅絨衣。戴捲檐帽。坐白紙窗下。擁爐曝背。劇談亹亹。坐客皆移日忘去。其所善後進。吏部郎王穀祥。通判祝允明。太學王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其二子彭嘉。群從伯仁。亦名能精其業。年九十。方為人書志石。未竟。欠伸閣筆。端坐而逝。

沈周字啓南。世居長洲縣之相城里。父恒吉與其兄

貞吉並精繪事志尚高邈家庭僕隷悉通文史周風
格潔脩外標朗潤内蘊精明文學左丘詩學白樂天
蘊手騰兼有陸務觀之體書法黃庭堅遒勁奇崛其
畫不拘古法率多自運極其變化或時草草點綴而
意態橫生畫成必題以詩人稱二絕周事母至孝父
卒便棄諸生業或勸之仕曰君不知母氏以周為命
乎周屏跡城市郭外置一行窩每自相城至窩則遠
近相傳沈先生來矣舟閧河干履滿户限乞詩乞畫

乞書，隨所欲應之，即販夫牧豎，無不得意去，然以毋故，亦不久留也。居吳中，與吳寬、都穆、文林相友善，而王恕、彭韶先後來巡撫，加禮之殊等。最後有曹太守者，新構察院成，欲圖畫其楹廡，籍畫工，周名在籍中。隸攝之，周曰：毋驚老母，旦夕畫，不敢後。客曰：太守不知公，何賤公也。謁貴游，可勿往。周曰：往，役義也，豈為賤哉。謁而得勿往，乃賤耳。亡何，太守入覲，銓曹問太守：沈先生無恙乎？太守漫應，已見李東陽閣下，曰：君

挾沈先生書來耶。又漫應。時吳寬方為少宰。太守倉皇走謁。問誰為沈先生者。寬具語周平生。太守曰。可柰何。寬曰。沈先生畫。僕多有之。公代之織而致之。第言沈先生病不能書也。太守送東陽所。逆徧謫吏辛。吏辛曰。沈周也。公故使圖院太守叱咤曰。我不知沈先生則已矣。汝輩不為我一言乎。夫是歸也。必無至辭。而先生詣沈先生。

呂紀。鄞人。專攻翎毛。間作山水人物。僞志漢唐以來

名筆。兼集衆長。弘治中入御用監。益造精詣。凡草木花鳥。生意流動。泉石波景。點染烱潤。筆有化工。孝宗朝傳奉陞至錦衣衛指揮。應詔承制。多立意進規。雖涉杜撰。而所存有在。孝宗嘗稱之曰。工執藝事以諫。呂紀有之。與紀同時者。有邊景昭花果翎毛。有精神刻肖。人以邊呂並傳。景昭浙西人。而廣東有林良者。亦以善畫花果翎毛。官錦衣指揮。

陳淳字道復。以字行。長洲人。善詞翰。少年作画。亦学

元人為精工中歲忽斟酌二米高尚書寫意而已其於花鳥尤有深趣而淺色淡墨久之漸無矣予括於花卉似勝

陸治字叔平別號包山吳人也生而磊落負文采有姿制為故太傅王文恪鏊所識異游祝文二先生門其於丹青之學務出其胸中奇以與古人角一時好稱之幾與文翰林埒治生平倜儻嗜義愛慕學士賢豪若渴富家兒齎重貲踵門謝勿納也家支硎旁有

山水之勝，藝菊數百本，五色相鮮，佳客至輒鮮衣伏雌，斗酒猶日夜不倦。有腴田數頃，忽盡棄之，構祠以祀其先祖而依焉。後老病卒。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枝指，自號枝山，又曰枝指道人。允明天資穎絕，讀書目數行下，於古載籍靡不賅博，涵今茹古，發為文章，名譽翩起。或當廣座，訴笑雜遝，援毫疾書，思若泉湧。弘治壬子舉於鄉。王文恪為主司，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自喜以為

能知人。連試禮部不第。除興寧知縣。稍遷應天府倅。
亡何自免歸。辛年六十七。允明性豪放。好酒色六博。
善度新聲。少年歌習之間。傅粉墨登場。梨園子弟相
顧弗如也。海內索其文及書。贄幣踵門。輒辭勿見。伺
其游狎。使傒僮女伎掩取之。皆緗載以去。為家未嘗
問有無。得俸錢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噱飲呼歌。
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逋
者相隨於道路。更用為忭笑。貲其殘也。幾無以殮云。

顧璘曰希哲超穎過人讀書過目成誦鉅細精粗咸貯腹笥有觸即應無論猥鄙學務師古吐詞命意迥絶俗界效徐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玩世自放憚見禮法之儒知交貴仕罕知其蘊王弇州曰天下書法當以祝京兆為第一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師秘監率更河南吳興行草則大令永師狂素顛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寫工絶晚年變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熳天真縱逸真

足上配吳興他所不論也子續舉進士官布政使刻其遺文曰祝氏纂畧他書如祝子通祝子禖罪知錄蚕衣浮物記語怪蘇材小纂興寧志野記之類凡數百餘卷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童髫入鄉學才氣奔放與所善張靈夢晉縱酒放懷諸生或施易之慨然曰使其閉戶經年取解首如反掌耳弘治戊午舉應天鄉試第一洗馬梁儲主試還朝携其文示

程詹事敏政相與歎息曰一解首不足重唐生也遂因洗馬召致寅往還門下儲奉使南行寅乞敏政文以餞已未會試敏政為考官同舍舉子關通考官家人事累寅下詔獄掠問無狀竟坐乞文事論發為吏寧庶人招致天下名士以學幣聘寅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庶人不能堪乃放歸築室桃花塢與客縱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不治生產既免歸緣故去其妻每自恨放廢無所建立常感激言曰

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逦效楚囚。家無儋石，客常滿座，文章風采照曜江表。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歸心佛氏，取金剛四句偈，自號六如道人。外雖頹放，中實沉玄，人莫得而知也。少嘗乞夢九鯉仙，夢贈墨一擔，自是才思益進。其學務研窮造化，尋究律曆，求楊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賛訂之，傍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晚將成一家言，未竟而殁。其於應世詩文，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

一班巳矣奇趣時發或寄於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亦不盡其所至祝允明有言氣化英靈大畧數百年一鍾於人予畏得之一旦云亡此其痛宜如何置知伯虎者其惟希哲乎伯虎詩少喜穠麗學初唐長好劉白多悽怨之詞晚益自放不計工拙興寄爛熳時復斐然所傳有唐伯虎集數百卷

文伯仁文待詔猶子少傳家學而時時發以巧思橫披大幅尤擅勝場待詔次于嘉作山水清遠有雲林

筆意，士林貴之。

錢穀，字叔寶，世為吳人。少孤，能自勵，喜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徧訪藏書家，就而讀之。且以餘能習繪事，筆法高貴，聲譽自起。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讐校至丙夜不休。所纂集有三國類鈔、南北史擿言、長洲志及續吳都文粹。穀為人勁直介隘，不能容人，即遊于名士大夫間，能觀之以氣，語無私然，容或稍不當意，披衣徑出不顧，竟以是貧且老。

邢侗字子愿臨邑人萬曆甲戌進士除南宮知縣歷御史參議終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子愿生七歲能作擘窠書十餘歲楷法王雅宜二十四歲登第殿試策書法檀場主者驚異卒置榜尾罷官時年才三十餘先世席資鉅萬美田宅甲沛水上子愿築來禽館在古犁丘上讀書寫字掃地焚香不問家人生產四方賓客造門戶屨常滿鬻產奉客酒鎗簪珥時時在質庫中晚年書名益重購請填咽碑版照四裔妹慈靜

善倣兄書家僮戴祿亦通書法同里王尚書洽集子愿書刻來禽館帖濟南風流文釆幾與江左丈董先後照映李維禎序其集擬諸北齊邢子才云

周之冕號少谷汝南人筆法韶秀花鳥竹石氣韻如生為國朝寫生第一手

石匱書曰書畫小技也而能於尺幅間傳其人於千百年之遠然後知書畫非小技也我明之畫小遜元而元末之名手無不聚於我國初則是元末之名手

元不能有而又為我　太祖有之也嗚呼趙松雪宋末名流不覺為蒙古學士千古遺恨然則雲林諸公元末高隱而及為開國名士詎不多幸也哉

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若無風。遣問顛。顛曰。只滑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起。既而迅風大作。倏忽達小孤山。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帝怒其惑衆。令挨之江。久之。衆與俱來。上曰。何不溺之。衆頻擲之入水不濡。帝乃更與同食。食罷。顛整容振衣若遠行狀。趨近帝前。曲腰伸頸。謂帝曰。爾殺之。帝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帝既定天下。

至洪武癸亥有赤脚僧詣闕自言於匡盧深谷見一老人使我來見 大明天子言國祚事須面奏 高帝恐惑衆不令見赤脚守闕下四年 帝不豫外奏前赤脚僧為周顛仙及天眼尊者送藥至 帝引見進所持藥曰溫良藥兩片溫良石一顆其方以金盤盛水磨藥飲之周身肉內搐掣當夜病愈藥匳內乃聞菖蒲香匳底有丹砂沉墜鮮紅非世有者赤脚僧竟去 帝遣人往廬山跡之杳然忽一道士語使者

曰周顛在市中與天眼尊者奕棋急往果見二人奕使者致朝命殊不顧再三懇之乃賦二詩使持以獻使者出門廻顧寺無有也遂以二詩復命二詩如識緯不可讀大約言國祚也　高帝自製顛仙傳甚詳刻樹天池寺中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號鐵冠道人精太極數學隱慕府山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獲全壬寅鄧愈薦召至　高帝問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及市不易肆生

民自此蘇息否。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廬舍焚爇必盡。惟存鉄柱宮一殿耳。後指揮康泰反果如其言。帝寵異之一日言大臣將有變宜防之平章卲榮伏甲北門欲為亂事覺伏誅癸未高帝祭山川百神于覆舟山陷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重〻似拜似舞祭畢帝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又言省署內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帝無傷耳。會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怒激

如雷。内外震恐 高帝伐偽漢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日獲其首領 帝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勿能進中曰臣習洞玄法當為祭之祭畢風大作遂達彭蠡大戰康郎山常遇春深入虜舟圍之數匝謂必死矣中曰勿憂亥時自出果如中言壬戌陳友諒死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耳偽漢圍豫章 帝問何日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報至乃是月乙酉後日官監奏曆是月差一日政

在丙戌解去也。奇中如此一日　高帝問中妝能先知。試言我國祚。顧直述毋隱。中口誦數十句中有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至華除驗矣。餘不敢傳。後結廬鍾山下。京國公藍玉携酒訪焉。中野服出迎。玉不悅。因出對曰。脚穿芒鞋迎客足下無禮。中即以所持盃應云。手執椰瓢作盞尊前不忠。盖預知玉叛逆。隱語嘲之。翊日竟去。

貝國器海寧人。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乃俟其

遠出。閉蜀竊其書。見國器在蜀中。吳元與鐵冠道人游白下同宿。傳 高帝微行。假榻焉。無枕。枕斗。國器夜起視天。曰。帝星臨斗。 帝昂首聽之。鐵冠曰。尚離尺餘。 帝大驚。明日召二人至。問以國號年號。所對皆 帝心所定者。益異之。因忽不見。

張三丰者。遼東人也。一名張邋遢。身長七尺。丰姿魁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中作一髻。手持方尺。寒暑惟一衲一簑笠。靜則瞑目。句日一噉。升斗

輙盡或三五日一食或碎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卧雪中熱氣蒸出鼾齁如雷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庵玉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鷙鳥不搏人益異之道士邱玄清遇之請爲弟子一日拂袖而去不知所之 文皇帝登極命給事胡濙致書徧訪名山不獲後寓德安太平山與山下人宗愿者尤密其童子常從之游童子曰張嘗出游必予偕往但令予閉目余一日開目竊視

乃空中也。三丰聞之不樂。遂遣童子辭去。父老登山爲別。三丰揖衆使坐。趁下山取火去。四十里頃刻至。又市豆腐一筐。三丰曰。此筐唐邑西關王媪家物也。父老爲我還之。問王媪。三丰市豆腐。是日午時也。唐邑去太平山。往返百四十里。父老異之。固覓三丰不知所在。今石塌藥碾猶存。

曾義山者。瑞州上高縣人也。世居縣十五里胡盧石畔。開卜肆於縣南三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義山

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粟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渺一目叟杖導二瞽者過肆山跡之拜於縣北之鸕鷀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撓為誓遂以其書授山携山至沙中偶坐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紅巾亂山卜之詔邑人預避紅巾賊到肆掠無所得詷知山預卜恨欲殺之去匿山中得免遂不復行其術藏其書於胡盧山洞中臨終謂其子曰其

月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泄。屆日青田劉基叅高安。經山家其學如山言授之基得書大喜。益自負無志仕宦。遂棄官歸隱青田山。　高祖使聘至始出。

胡日新金華人。精星學。　高帝克金華召見。推　帝造。曰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或公或侯。　帝惡其獨不言官職。胡請屏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為天子。　帝大喜。洪武四年召至京欲官

之不受予之金不受問欲何為對曰第欲得一符以游行天下。高帝遂書其扇曰江南一古叟胸中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向天下走識以御璽遂去遍游十二年始囘對妻子曰我命當刑必至京復命就死妻勸阻之曰數定矣不可逭也入見後　帝溫諭遣囘適藍玉北征歸令日新推之日新曰公當封國公但七月中某與公同被難玉果得封涼國公遂驕同

列尋被發其不軌臨刑嘆曰早聽日新言不受封或可免 帝召日新問曾許王封公否對曰有之曾言其禍在七月中 帝曰爾命盡幾時對曰臣命盡今日酉時遂被戮 [illegible]閒略作劉日新

来復字見心豐城人當元亂而隱祝髮入縣之茸菴堂後避地會稽山中主慈谿定水院以不能見母作室院之東澗取陳尊宿之故事名為蒲菴以示思親之意後主鄞之天寧寺及杭之靈隱寺 太祖聞而

徵之大會鍾山，升座說法，辭意剴至，聞者驚省。來復禪源妙悟，敎部精探，任道德為住持，假文詞為游戲。其文濃麗演迤，森嚴整暇，詩清朗橫逸，有塵外思。一日召見賜膳，上詩稱謝，有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誦陶唐之句。太祖大怒曰，詩用殊字，謂我歹朱邪，朕德不陶唐也，無而誦之，慚自心邪。來復王筋奴垂，圓寂卅擇之下。

徐天明不知何許人，上書言國家災祥修短之數，

高帝惡其妖言惑衆問曰爾自知死所乎對曰臣當死於緋衣小兒之手帝默令一老千戶衣青者押出斬之斬後方知千戶姓名乃裴嬰蓋所謂緋衣小兒也

冷謙字啓敬湖湘人國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嘗有故人貧不能自存求救于謙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藏金二錠可以資助但勿多取多取吾與汝皆不利也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

人敲門。門忽自啓。入其室金玉堆垜。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路引。他日内庫失金。守藏吏獲路引以聞。上有其姓名籍貫。執訊之詞連及讙。因并逮讙。將至城門。讙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一甌水。以解吾渴。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讙飲遽以一足插入瓶中。徐又進其一足。舉身漸隱入。逮者驚惶曰。若然吾輩死矣。讙於瓶中應聲曰。無害。但以瓶至御前。吾自有說。逮者舁至御前。具告以故。 高祖呼冷讙。讙瓶中應曰。臣

有。高祖曰。汝出見朕。譙應曰。臣有罪不敢出。高祖怒擊碎之。隨手拾瓶屑。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後高祖按藉錄庫中金。果虧二錠。益異之。

金箔張者。山西平陽人。多幻術。高祖聞之。召至建康。問汝有何術。對曰臣無他術。僅能植頃刻蓮花。及瓶中出雲為戲耳。命為之。張於袖中取出鐵瓶注水。書五符入其中。用火四炙。瓶中氣出如縷。漸漸成五色祥雲。瀰布殿上。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臾蓮開花。

萬柄鮮妍可愛剪紙為船置水面張乃跳船上唱採蓮歌來風汎汎為樂　高祖喜大笑忽失所在蓮花與舟俱不見　帝亦不之追也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人其父夢梓橦神遂能雕塑神像極於工巧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

笞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去尋為部民告訐以為妖術惑衆 詔逮梓人下刑部治之數月瘐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聞扣門聲問為誰答曰我梓人也家人驚以為鬼梓人曰吾以間遁去云死者詐也家人驗其衣縫及日下影乃信以為人梓人不

自晦匿日與故舊游宴或泛舟不用篙櫓舟逆水自上以為樂里人劉氏其仇也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繩一條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矣梓人自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道逸可觀有吳氏藏其游泰山歌一紙人嘗見之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鏞宋末進士元兵壓境鏞不屈死烈火中其家十七人聞變俱赴水有沈米二僕

保其遺孤珙少游海上遇異僧別古崖於洛伽山奇之曰公眼光如電當以術顯吾將授公因布黑赤豆暗處令仰視日至眩懸五色絲縷使隔窓映月辨別皆得之乃授之相術其法占者至候三鼓或五鼓燃炬對坐燭視其形狀氣色更叅以所生年月百無一失珙在元時已擅名天下矣珙為人占必先察其心志聽其言語觀其形氣然後斷以吉凶珙於九流百家莫不涉究好為歌詩酒酣擊缶仰天豪吟所居鄞

城西屋前後樹柳自號柳莊洪武初見姚廣孝嵩山寺曰公非直名緇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應選入燕容言珙燕王〻隸珙尺籍中託取之與其子忠徹俱至王選衛士九人與操弓矢襍入酒肆拉之飲珙前引王裾長跪呼殿下九人者哂曰妄也珙言益切王起入宮召珙曰間者何以知吾王也對曰殿下操弓矢肆中使望見殿下手皺而瘦龍掌也因凝諦良久稽首曰殿下年四十鬚當過臍必為蒼生真主坐致

太平二十餘年。王悅。留珙過列較散卒往々許以公侯大臣。王恐其語流聞。遣還鄉。即位。召入見。官太常丞。授忠徹鴻臚寺序班。賜賚甚厚。既營北京。父子扈從出入禁庭。立儲之議。帝意有所屬者累年。使珙相仁宗。曰人主也。相 宣宗。曰天子萬年。於是意定。而忠徹初在燕府。燕王宴北平諸將。使忠徹執壺觀之。宴畢言燕王曰。宋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擁腫早肥而氣短。耿瓛顴骨插

鬚色如飛火。景清身短聲雄，皆當刑。其後永樂中，人言楚王子重瞳者，密遣視之，還奏無他異。從征北虜，所言皆驗。仁宗為太子時，忠徹言太子前不遜。及即位，欲誅之，得夏原吉諫止之。宣德中，言上前七日之內，宗室有謀上者，果報漢王反。其他游諸公卿間，往往有紀其事者。珙有孝行，性伉直，能輔人以義。忠徹外雖如父，內險陂。太宗使相群臣，與有隙者乃言其短。正統中坐矜傲下獄。忠徹仕終尚寶卿，年八

十餘卒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成祖北征與袁忠徹並從師忠徹以相仲和以占 上至漠北不見虜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對如之 上並械二人以待驗至日中虜不至對如初頃之虜大至 上登高督戰東南却總兵廣寧率精兵砍馬足稍退已疾風揚沙虜竟引去上欲夜旋仲和忠徹曰明日必款整而待之明

日虜酋來詣曰不知乘輿至是上喜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北伐仲和老矣學士曹鼐問之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矣仲和曰紫微垣諸星動諫無益曰可奈何仲和曰盡先治内曰郕王監矣仲和曰不如立儲君土木既敗虜集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曰雲向南大將氣至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入援虜遂退仲和退朝有衛士從之相辭固請之曰家中方喧請返衛士返妻與妾鬨或問仲和公

咼知之曰彼時鬭鵲在屋上也

仝寅山西安邑人少瞽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輙奇中正統中隨父清之大同 英宗北狩令大同守閹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復寅附密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決歲也明年秋駕當復矣繇勿用應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幽也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

午〻色赤也午會于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干丁象
大明也位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
也其復辟也其當九年之後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
壬是其候乎 英宗心誌之寅至京也先犯京城石
亨召寅筮曰虜無能為彼驕我驍戰必勝虜果敗庚
午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朝議不決寅勸石亨協謀
於于少保迎駕〻至以 上皇居南城已而錦衣使
盧忠上變告密 景帝怒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

忠冀得大富貴並寅所寅佯若不知者驚曰是何占

也而凶若是不滅族且殺身禍已種矣柰何忠大懼

即訊時乃佯狂為風狀言供養真武得通報如此事

乃解丁丑正月壬午駕出南城復大位盧忠伏誅欲

官寅力辭乃止　英宗範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為並

錢十有八貯之牙盒賜之會父清以指揮出涖徐州

詔留寅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亨大貴

幸寅每並戒以持滿亨不悟及禍公卿大夫喜接寅

實語不及私。大抵柳邪與正。極入顛危。年九十卒。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丘人。明敏妙麗。誦經史仙佛百家書。父李素得張明遠之傳。精於璧卜。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之亂。擧家被俘。金兒未及笄。侍僞太妃曹氏帳中。以卜藝見知。士誠擬高郵。為元丞相脫〃所圍。城垂破。金兒卜之。為當固守。敵且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殷雷。夜起賀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視良久曰。龍文虎

氣見我營上急擊勿失俄報脫脫削官爵鐵甲軍皆

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既屢驗號稱姑姑其父

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遣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

以為江南不可居且有大患以隱語託為詩諷不悟

遂取常熟破姑蘇改為隆平府三月士誠移兵赴之

召問金兒引古今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

方將為國家深思耳姑見士誠驕橫每為高論動之

久不敢犯及是冊為金妃曰事成進為妃次皇后下

姑知不免，往辭於曹妃，出而拜跽祝天，頃臾闔目奄然。父母驚赴，抱起之，已絕矣。士誠塟之福山江口，悉以珠玉殉。未幾，大明兵至，士誠屢敗，思金兒言，加封僊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事大錯，難為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不測，當陰祐之。始蘇被圍將破，劉氏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塟所，則先為亂兵所發，冢已蛻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珠玉尚

在盡取還章立二子長冐李姓洪武末其季卿爲赴都下母誡之曰京師某所有盲母八十餘可密訪之猶在寄聲我猶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盲母聞聲捫其面拔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即擁出拒其戶蓋姆即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托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歸其子孫至今遍章立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金鷄墩蓋訛以姬爲鷄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爲

雞時夜鳴其上云

邵道人蜀人年七十餘始至慶陽周家棄土被衲晝夜露坐郡中諸少年爭事道人為弟子道人不開言率順指色授人人亦輒心解為奔走輒當道人意道人喜往視人病令病人張目又令張口噓氣即知病人可活否諸弟子諸弟子置飯病人前道人出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如不可活即趨出病家問死期出指示日數輒驗道人不

取謝錢每歲正月始活一人取尺布裹衲衲完勿復取病家有便飯飯道人列椀案上不問多少盡飯若加飯更列椀不食飯草惡道人頗喜更謝造美食不食飯雜葷物弟棟出葷物終不欲更造鄉野人聞之爭入城顧觀道人飯諸弟子道人又喜飯水令鄉野人椀水案上無問多少飲輒盡冬月水冰聞道人盡問澆澆聲頃之肩踴面紅汗下如雨慶陽李氏患脛瘍久不愈問道人答曰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謂其女

醜，將更聘，女慚死，此其崇汝。李大驚，伏地頓首請。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鮮矣。瘍米瘥，一日沐浴，別諸弟子，言欲去，設几三層，坐其上，諸弟子夜登几旁守之，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俄有戈甲士馬戰鬭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道人死矣。

戚瀾字文瑞，浙之餘姚人，中景泰辛未科進士，除授翰林院編修，丁艱歸，家居三年，服闋上京，東渡錢唐，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炤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

手袴釋帶斂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瀾曰毋懼吾知之矣椎總者之九人皆下馬跪瀾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應聲皆散燈炬列江面如落星瀾命舟人逆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某時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有頃瀾卒在旁者彷彿車騎騰踔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空而滅後丘文莊濬

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走報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不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無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文莊以聞於朝遣官諭祭瀾為文祭之有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旻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院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

對黄封酒悵嘆雞壇負舊盟之祠鄱陽屢著靈異石匱書曰先輩言神仙鬼怪之事余多不信及讀顔魯公麻姑壇記而心竊疑之夫魯公鐵石人也如鳥爪麟脯之事其肯作荒唐之言以誑後世哉又自念神鬼之事亦莫須有而至如感文端之爲神於鄱陽則又鑿鑿有據夢寐影響且呼之或出矣雖然余生不辰適當亂世凡所謂不平不明之事儲胸中幾滿使無鬼神則亦已矣如信有之則報應因果頗多舛錯

安得起鬼神而問之也哉。

尹山人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牒緘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游南都。髮累歲忘櫛。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爲尹蓬頭山人。得邸寓。輒閉關卧。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食。人饋之食。亦不辭。有戲之者。以麪四十餘碗。噉之立盡。有遺一擔飯者。亦噉之立盡。南戶部員外李。遣僕至北京上病疏。一日辰刻。山人見其僕於北闕端門前。曰命

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山人報李曰。今晉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急束裝歸矣。後僕還叢關果合。人聞而大異之。其御史當仲秋耗磨日。命其隸召山人。隸曰。昨夜尹蓬頭在大中橋看月。兩鼻孔垂涕三寸許。殆死矣。御史曰。此肉柱也非涕。山人不死。曷往召之。隸未行而山人扣門。曰聞召故至此。御史驚異。

南都一貴人之母。敬事山人。數修供進衣饌甚虔。一日愛孫病瘵將死。求山人救之。山人曰。此非藥物所能

為我以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為爾一救。令置兩榻相附。晝夜與少年足抵足。用布纏數重。山人鼓氣轉運喉間嘑嘑。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氣熱如火。少年遍體流汗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用刀圭數服而愈。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偽誑世。諸縉紳奔走之。山人知其偽。敝衣跣而往謁。張見而叱逐之。山人曰毋叱我。爾再看看。參同契與悟真篇。然後來叱我。張曰爾曉

得叅同契是何物，悟真篇是好吃的。山人張目朗音。抽廣成壺丘廷歴度紀樞輿，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内典華嚴楞伽，姚易艮卦爻象三教渾合之旨，縱橫千百言，洞筋徹髓，衆驚悚聽，始知山人之邃於玄學如此也。一日終南黄山人過訪，值山人熟睡，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衣鞋，我不得待別矣。山人起見衣鞋曰，黄山人不我遲，吾追之可及也。無何劉瑾謀逆，思山人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山人至戍所，偶過鐵

鶴觀騎一鶴凌空去。

海上老人王士能、濟寧人、故無名、其曰士能 憲宗所賜也。初居海後、從濟寧生元至正中、至 憲宗時、百二十餘歲矣。訪道雪山、見石牀上一老人、披氊衣坐卧、乾麪一囊在側、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其顏如嬰兒。士能拜伏依依、數日食盡、老人啖之囊麪、麪大若溢、乃採果蔌自給、如此者三年、老人曰、子可語道矣、因授之術、士能還、居其州一僻處、頳顏銀

顛。目光澄徹。左右手握固。日啖棗三枚。水一勺而已。
濟寧指揮王宣故海州人。訪得其世。曰五祖嘗言先
世有叔祖。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殆是乎。詢之盡合。
指揮朱顯因疏於朝。憲宗勅守臣載至京師。予之
寶鏹。而賜以名。

赤度子不知何許人。嘉靖間至薊州。曉長生術。自不
記其年。彷彿道。幼時事大都皆宋末語也。言幼時攜
其妹。嬉于里門。誤傷妹額。懼母責。遂脫去。遍游江湖

間遂遇異人授以秘訣自是遂絕食或赤身卧深雪中去身周數尺無片雪沾被者亦或言時事頗中但嘻嘻無思慮以故人亦喜親近之　世廟聞其名召之不至州吏縛置筐中肩送靈濟宮老人身不挂一絲第胯前後遮片氈時卷足端跪以踵抵谷道而坐兩手握固或時屈指若數一二常自語似有所對者既至靈濟宮中貴膜拜日百千人老人目不一視或掀髯大吼眾莫能測　世廟賜錦禪衣使被老人身老

人起自顱徽茇尋裂去之中貴有所施錢置老人前
不即麾去旋收而散之巧者 世廟時崇信玄教陶
真人等最寵幸常來問老人秘術且要之見 上老
人睨視不荅強之再三老人遽立掉足欲行顧陶曰
吾見 上不難弟難若耳陶曰何難我老人曰汝道
云何而以罔 上上倘見問不數語若無死所矣陶
真人等大驚相顧失色乃為言於 上而歸之其所
居地近邊常拳踵而坐於門有異僧過以杖叩之曰

咄尒何尚在此老人默然自後不復桯圃拳踵矣一日下階忽退走瞪目視天拱手而立弟子問何所見老人曰天兵過八月閒滕子來矣我不欲往可設浴浴罷而逝時庚戌年也老人死數月而北虜入犯猝至其地弟子奉師蛻塔藏於居左虜至繞而呼之相與入槊堡中虜竟不能破蓋老人陰翼之也

黃廷新潮人寓興寧縣東郊家故貧隱屠肆口不言技術或時露一二成化中長樂尉江璟署縣流賊攻

城人廷新以道法解圍縣是知名練廷爵者喜談兵一日祭旗不開走問廷新廷新曰午有衣麻婦過子門子大喊三乃祭旗旗開矣祭畢必風雨果然隸人陳秀錦事廷新盡傳其秘推官王墳署縣一日捕治秀錦下之獄秀錦不踰垣而風逸墳知其得廷新術併捕廷新取二竹葉一插鬢一以授其子父子坐肆中捕人過其傍無見也既數日曰吾向以日不利故不就捕今日可矣入跽露臺下懷龍眼三墳亦不之見

迨吉時出龍眼櫛爌前爌乃見之告爌云一百二十日當乃可獲爌不許驅促之廷新出使其置炭七枚燃七燈草而試之炭熾而燈草不焦曰弟往無禍也否則不往期未耳羅時雍者欲傳其術置酒邀廷新覆盤飧使射之一一中鄰居道人為設醮歸廷新謂其鄉人往候之以竹葉插道人門道人方晝寢鄉人排門入不見道人惟見百雀自帳中飛出鄉人曰黃先生誑我少頃廷新去竹葉鄉人見道人頹然床簀

之上一日呼其兒曰吾將立氏死矣急往訊之兒云昨見之南郊何以死廷新曰南郊正立死所也果然廷新剛直落䰟不以法輕授人或呼為黃先生則不應曰吾屠予也以鉢自藏用故不及於禍

張落䰟嘉靖中來玉山縣寄居玉谷山觀中自稱張落䰟飲酒數斗不醉出入莫測一日持磁碟入市沿門擊之以指畫壁若有所識後數日果大水浸壁到所畫處人始悟玉人土音呼點為碟打碟者打點以

避水也。去之日。口吐三棗。以啖道人王道陵。道陵識之。私以啖道童。俄頃不見。道陵駭其為僊。令道童追之。甫一日即至杭州。遇諸途。問曰。爾何能至此。掖道童背。出其棗。棗化為雙蝶而去

岳壽山句容人。丰骨奇異。落魄嗜酒。醉後頗舞。若不觧人世者。嘗為里中攢造黃冊。及期莫措一字。里正督之甚急。一夜完。隱跡而去。但留數字筆管中。為家信。人始知其成仙也。後鄉人每遇諸途

賀長不知何許人正德間鬻錫雲夢川年百歲餘矣錫鬻未售輒已醉明日復然或問之曰鬻錫何資未售何酒笑不荅居三十年許一日謂隣人曰吾將死矣旦啓戶視之但見空家

萬玉山名福敷羅田人棄書出家名道璣邑令吳人召與語大竒之命蓄髮訪道四方且歸吳與爲方外交玉山身短精悍善踵息閟煉不噉蒜韭盐酪深味丹經旁通風角堪輿竒門符水而尤聖於墨繪竹蘭

清逸有韻其他譜琴聲釵蹴踘蹀躧雜伎種〻入能品語人禍福多奇中問其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從游者輒窘辱之以嘗其心始授之不責一錢久之以霍山青龍河有佳氣往訪之一日謂其主人曰靈鶴夜且至倘予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驟尾[illegible]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群鶴集竹梢什墜墻屋呼王山不應入戶視之正襟入滅矣年九十二陶仲文嘗學於王山王山謂之曰不弟養生可致

富貴其後仲文貴世宗問何師以玉山對贈玉山清徽神霄演法真人

趙應童自洪武初人已見其乞食應城中披百結衣繫瓢杖頭縣葫蘆出膏藥為人治病莫知其年也邑中叟有九十餘者言幼時見童如是至今無異但鬚黑白不常時白時黑即剪留寸許不旬日即長尺餘天雨雪坐其中丈餘無雪溽暑中向日卧不汗童日居應城不遠出應城人遠出者輒見之襄鄧荊岳間

歸語人曰。吾見童某所。某所。且與之語。顧童寔不出。於是應城人異之。漫呼為趙神仙。嘉靖中徧辭市人。曰吾行矣。居二日。龍虎山張真人以舟迎之。既至求長生術。童無一言。居數日。真人怒鞭之。童遽死。出瘞棺輕。視之惟一竹杖而已。

羅天祐漢州人。游長寧寺。若顛若狂。先知得失。嘗隱語書鄉榜。封以寄人。撤棘後一名不錯。後入成都坐化。

卦和尚永平人。居東陽山庵。娶八妻皆死。壽百六十歲。百歲以後能先知。凡來訪者。其人方出門。即呼妻曰。急作飯若干人来矣。少頃云再添米。更有幾人來。無不驗。一日語莊客曰。某日有盗來刼。至期可同伏庵後伺之。聞磬聲。各馱銅錢器。使皆散。如是者數次。一日知盗来。自避庵後。坐最高處。盗盈擔歸。去庵百步許。眩惑瞇方。但旋庵外。日出若被拘縶。齊至卦前。卦張目視之。群盗如夢得醒。皆叩頭流血。卦慰以善

言盜畫還竊物於故處

西僊姑名正覺其先蜀人世居石門縣之國山生而有紅光紫芝之瑞長好端默諸女見之皆肅肅起敬一日登山遇一姥授草一莖食之而甘遂絕火食求山中一穴居之修道且十年家人窺之則見群蛇守穴口樵蘇至輒有虎咆哮其前四方之人始知姑為真仙扶謁麕至姑應荅如響無不竒驗楚華陽王致齋奉書凡三迎之姑曰宗王不得出疆而有事朝制

也。王意甚厚。吾當往。既至。王問道。姑曰。忠君孝親。道之本也。修身齊家。道之常也。清心寡慾。道之基也。王曰。敬受教。遂辭去。　世宗聞姑名。命禮部尚書顧可學致之。固辭。復使御史王大任促之。辭益力。大任身至澧州。為姑勸駕。姑不得已。往見大任。曰。聖天子訪求至人。及清微女道。惟姑其人。望鶴馭遂北。姑曰。山野女人。乃涵聖聽。謂其至人。其何以當。清微女道。今無紫虛元君。柳公代天宣化。不求賢士。乃索女流。史

而有書。後世何觀大任廢然而返。而明年　世宗崩。姑於三教九流之言。莫不涉貫。人謂其再來不昧。靜中生明。稱之曰瑞仙。

卓晚春。莆田人。生嘉靖間。自號無仙子。亦曰上陽子。人呼為小僊。幼孤。行乞。八歲善弄籌。指掌上雖十萬不爽。言休咎事皆奇中。初不識字。十四能詩。十六善草書。當道召之。輒與抗禮。有所得。以施人。時有善衣脫卸下。人持去不問也。或邀請之。少拂其意。輒走不

赴矣少時蓬跣冬月獲霜著黑麻布裙背加青紗帕子而已或贈之縕持之不服霜夜必露宿石上或日走浴溪渼飲水十數瓢曰漂我金丹也有問陽何不用七而用九陰何不用八而用六者曰合九與六十之有五也問天有時壞否曰有生則有壞子時一陽生自子至寅而全自寅至午而盛自午至酉而微自酉至亥而陽氣復生此天壞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也太極者如年之十一月或問日烏月兔曰此

卯酉之說也。問海水。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淡者餘氣耳。有問其卲中事者。謂當大厄。甲寅歲託言北征。過江橋語人曰。橋石析。莆陽變矣。丙辰橋石析。壬戌賊陷莆城。後脫化杭州淨慈寺中。

俞震齋沙人。秘傳符錄精五雷祈禱術。同時有黃天玄者。住持冝福觀。亦能此術。洪武二十年。閩中大旱。藩司召二人祈雨。既至。分東西立壇。分書朱墨二符。私約曰。吾二人祈雨。當如其符色。乃以書符硃墨二研。

分挨水缸中須臾雨至一壜水黑一壜水赤時並異之俞晚居其里之三官堂一日有老媼來見曰某山母龍也行雨失律天公怒叔在日午望法官相救俞曰能幻形小之乎媼作蜓蜓俞取挨盂中覆以令牌端坐俟之須臾暴雷雨擊至數遍過午乃息俞曰去矣龍出仍化為媼拜謝曰他日法官祈雨媼當効力於是每三年輒來一朝歲六月初旬有暴風疾雨繇南而北人曰龍姑朝俞云

麻衣仙姑。汾州人。任氏。永樂初不願婚嫁。披麻衣。隱於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後有人見之。遂逃入石室中。有聲咲咲如雷。其壁復合。歲旱禱雨輒應。或以淨瓶乞水。得水即雨。俗謂仙姑雨。

劉佛子。臨高蚕村人。幼學善。壯不置室。每春播種日。即絕粒茹菜菓。候成熟乃粒。年四十餘。買耶村廣福當後修煉悟道。嘗著屐攀椰樹。至其巔。倒首先下。以鈒指樹。其實自墜。洪武中積薪坐焚。里人藏其餘燼。

灾禱輙應

簡雲顛不知何許人寓廣州狀若風狂善號召風雷驅從百鬼與人游蒲澗病日色太炎曰鄉無善吾能令雷師張傘即瞑目為呼使狀須臾陰雲如葆凝坐上四外日光如故鄉人請禱雨則為壇箕踞其上書符篆焚之有頃陰雲蔽日雷電而雨人或謂曰何以贈我則曰贈君以雷公因以指畫掌使緊握曰望其方放之如其言雷轟轟然有女病魅視之曰老龜作

祟。昨一番蠻侮我。當令此奴捉之。即呼叱四指。須臾一番人。擁陰颸踰垣入。手一巨龜大三尺。鏗然墮地。昏仆久之。始能視。其語侏儒不可曉。簡大笑斥之去。而龜死魅絕。

張皮雀一名道脩。異人。體貌瓌異。舉動無常。師顛道士傳其術。宣德中常州大旱。巨室重邀。設壇請祈。顛易之。勿以為意。運析大樹。爇其廩燼焉。晝晦曀。龍見雨大注。人咸駭栗。崑山復旱。崑令來請。則大加敬奉。

期以三日雨果然人有疾者為嘘氣治之即愈瘧覺有以火逐之者應時愈遂過叢祠衆方鼓舞祠神敬甚皮雀嘻笑向之裸溺而去神下降言彼長道成不敢較也嘗髽而披紵絮服裝奇詭而丰姿映徹數人其所捕咒物攜之行聲如兒所戲皮雀故以名無疾而逝後復有見者云其鮮化顛道士者胡道安吳江人受青城太乙真文及斬勘術召呼風雷俄頃間時時佯狂惟所之故名顛道士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氏。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游荊澧間。冠七[illegible]冠。衣繡衣。高顴潤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一弟子手提一黄竹籃。盡日沉酣。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偏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罷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出游。隨而觀者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

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有好事者召而飲之覓毒虫十餘種進醉叟大喜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杯中如雞在醯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栢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獰獰屈伸唇髭間見者肌栗醉叟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悶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與人言信口浪談事多恠誕每數

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詰之不答再詰之即佯以他辭對叟踪跡恠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闤闠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卧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訊其故者叟終不答萬曆末年間常見之沙市後不知所往

道士不知何許人正德七年李文正東陽當國一日朝退政沉思休致被帶來及鮮有道士服紫玉環來見指東陽所服帶并自指曰爭如我環其餘棄却入

山東陽曰久服無味入山須之歲月耳道士笑出庭中微吟踏劍飛去

彭小仙不知何許人正德間固安縣南十八里之彭村忽一童子詣村長者言童子李請彭姓為長者牧自是牧三十年尚童不更長也每日中忽驅牛歸霍霍牧場曝儀則雨雨中忽拔欄放牛出儀則晴故村之人漸問童子以旱澇歲所宜畜植已漸涉休咎徵號之曰彭小仙有以妖聞于都捕者至童子謂其家

無恐自為具給捕者眾覩者莫測所從致則就繫別其村人曰百年後兵來白旗下者生矣去中道拾塑草周于項身首異焉捕者以狀報人遍妝瘞村北頭曰彭小仙墓歲清明十月朔祭掃節人輒聞鼓樂聲出是墓下十年後村有人見小仙金陵道叩所繇生笑不言歸相與驗其葳一履耳仍封而像祀之雨晴禱焉崇禎巳巳奴掠犯固安憶小仙言者望白旗下竄旗書白旗都三周謫機云周蓟人叛而將奴也其

所掠偶無臧獲比去則縱還之

石匱書曰秦皇漢武望神仙而不得見。高皇帝見此輩驚奇疊出只如庸衆人畜之而恬然不以為怪。此真神聖卓識堪為萬世法乎。而余獨恨顛仙諸人亦如李廣之生不逢時。惜不逮秦皇漢武得一見之也。然則神仙混怪亦尚有遇有不遇哉。

附張真人列傳

貴溪龍虎山道士張氏。漢留侯後也。自留侯九傳為

道陵建武中自江州令棄官入山修道道成出三五斬邪雌雄劒二陽武都功印一授其子衡使世世相傳乃乘雲上昇壽百二十又三唐天寶中冊贈漢天師宋元皆尊其道官其孫子入明而有正常者天師四十二代孫也歳辛丑　高帝取江西正常遣使上牋陳天命之符乙巳朝京師　上召見之瞳樞電轉法貌昂然　上曰真天師苗裔也既即位正常入見高帝曰天豈有師也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

道宏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銀印視正二品設贊教掌書等官為玄幕之佐於是天師稱真人矣陛辭還山。上從容謂曰卿家世與孔子並傳卿宜體之清淨無為輔予至治賜白金十五鎰二年三月上將通誠天帝特召入朝。上致齋三日御袞冕服親署御名於章勑太常設樂手授正常章禮成錫金幣宴文樓群弟子饗別館賞賚有差明年封贈其父母是秋上復召見問鬼神情狀更給掌天下道教事之誥以

龍之四年。復召至京師。弟子鄧仲修為輔行。賜食禁中。九年。上將以明年秋。有事海岳諸神。遣使召。忽先期至。命簡清修弟子。明年與偕來。既至。賜燕及金法衣玉圭佩法器之屬。十年。率弟子入覲。宴午門樓上。舉爵命酹。遂勅代祠嵩山。既事卒。予宇初嗣。宇初嘗侍正常於天心水月樓。覩雲霧西北起。中有金扉洞開。五色晃燿。護衛天神。金鎧仗森列之祥。洪武十二年入朝。上諦視之。笑曰。絕類乃翁。明年授正一嗣

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大真人十五年召赴闕命建
玉籙大醮於紫金山十八年命禱雨神樂觀隨應永
樂元年命陪祀天壇五年命編修道教書明年命就
朝天宮建薦玉籙大齋有慶雲覆壇鸞鶴交舞之瑞
賜勅嘉奬七年命傳延禧法籙建延禧大齋五壇咸
有瑞應厚賜還山其冬手勅俾尋訪僊人張三丰明
年復以命之一日以印劍授其弟宇清書頌而逝永
樂九年授宇清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大真

八十二年命使詣山就太上清宮建金籙大齋七日井龍見瑞十七年命治浙江潮患書鐵符戒弟子往投水水退遣使奬賚十九年召命修玉籙大齋休徵尤多宣德中加封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崇謙守靜洞玄大真人卒而正常嫡孫懋丞嗣嘗經山澤或謂重木前障請從間道懋丞曰行不由徑頃之至烈風拔樹矣游華蓋山祥光夜現天燈星布洪武中隨父入朝授正一嗣教崇修至道葆素演法真人

正統初勅建天師府於朝天宮內東北隅懋丞通儒經敏慧能文善書嫡孫元吉自正統至成化累加正一嗣教體玄崇默悟法通真闡道弘化輔德祐聖妙應大真人元吉檄雷磔妖有法力然爲人淫暴貪恣婁殺人〻以四十餘莫敢問也久而惡行滋甚成化五年其族人留燠奏聞命官勘寔械送京師刑部尚書陸瑜當元吉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當斬絞因言元吉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民宜絕其廩封藉

族屬徭役之。無令印行符籙。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所設管勾都目諸人。上如擬論死。禁絕印行符籙。犯者用重典。然符籙卒不廢。元吉亦獄。嗣者玄慶。博學能文。長詩畫。成化中。授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守道大真人。弘治三年夏。雷擊謹身殿柱。建祈謝醮於欽安殿。有天花慶露之祥。九年。朝廷遣中官齋勅俾建保民大醮於太上清宮。群鶴舞空。卿雲凝蓋。嗣者彥頨。弘治中。誥授正一嗣教。致虛沖靜。承先弘化。

真人正德元年入賀上召問卿祖非神仙乎仙還可見亦可學否對曰如臣學為神仙者僉顧何足道但聞堯舜至今存然則可學亦可見願 陛下慕之做之五年車駕南狩或言牛首山後湖各有妖召赴行在除之果見二妖磔死 上悅勅扈駕還京嘉靖改元入賀 上賜問以清心寡慾對二年加封正一嗣教懷玄抱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虛冲靜承先弘化大真人後賜加封勅書十六年禱雪內庭有應賜金冠

玉帶蟒衣銀幣明年命建金籙大醮於內皇壇白鶴繞壇卿雲捧日賞賚有加既還山　上遣行人持詔召之稱卿不名宅燬爲作治給事中黃佐諫曰昔者欒巴郭憲噀酒止火彥順宅燬陛下又安用治之上不從彥順卒詔如列侯例錫卹典予永緒　世宗所命名也嘉靖二十八年詔授正一嗣教守玄養素遵範崇道大真人嘉靖末年以荒淫死無子隆慶初言官言張氏惡得比孔孔聖張氏之裔惡得與衍聖並封

永緒荒天人非真矣死而無嗣支屬必有請封者乞革去正一秉教等號不許世襲如從寬典止請以提點住持奉祀巡撫江西都御史任士憑亦以為言詔革真人名號以裔國祥襲提點

石匱書曰王弇州曰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瘧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為是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為蟒蛇所噏子衡奔走尋骸無所得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生麋鶴跡置石崖頂到光和

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爲係師衡子魯爲嗣師以法惑亂天下然則今之所傳張道陵蛇腹之餘湌耳乃歷唐宋世掌道教繡玉繻傳遂與宣聖之裔相終始不亦重可笑哉

利瑪竇列傳

利瑪竇者大西洋國人去中國八萬里行三年以萬曆八年始至自彼國而抵海乃登大舶可容千五百人者千人搖櫓茫無津涯惟風所之數萬里而達海

南諸國、自海南諸國、又數萬里而達粵西、自言其國廣大不異中國、有七十餘國、正北亦有虜、防之亦如中國之防虜、有堅城、火器、弓矢、內地雖城不必堅、此七十餘國、各有主而不自尊、尊惟教化主、其令能廢置諸國主而俛聽焉、教化主者、起於齊民、初有聖人仁德者談是教、嚴事天主、天主者天神也、天主有母無父、至今家家皆像天主母、天主、及聖人而祝之、教之所尊者三、一天、二父母、三君、而竇來中國、始知有

佛教、言佛尊已不尊天、不足事也、其聖人亦著書、比吾之六經、凡為諸生者、須市數十金之書、乃給、而試一書生、須數月之力、其俗凡讀書學道者不娶、中制科為榮耳、中制科、亦不必就官、從此而往為耆舊、耆舊約有二三千人、而推其中之叢德最高者、為教化主、共輔之、故教化主甚尊、威福予奪生殺脫於口、行於七十餘國中、以至長治而不亂焉、俗三十始娶、無二妻、雖國主亦爾、無子則傳侄、家有三子者、二子不

娶猶子即其子也、女多亦不嫁、亦以銀錢為用、玉石非罕不為珍、金錫以為器、國無盜、百年有一盜、以為恠而望之、曆以節氣為斷、不數月、無占卜讖術、好樓居、以避濕、樓可走馬、旋而上、國主出、則人簇而觀慰勞之、不辟人、國主亦藉教化主、以彈壓其國、教化主、雖官不婚、無內累、則私營寡、而徵求少、又夫持以多賢、起於齊民、終於齊民、不公平何之、故長為人所宗、此合孔墨老釋桓文為一人、而勢足行其德者也、且

婚配少、生齒不繁、於是少私寡欲、而贍裕、雖國主亦
束於制、無二色、從何淫辟蕩之有哉、俗自有音樂
所為琴縱三尺橫五尺、藏櫝中、絃七十二、以金銀或
鍊鐵為絃、各有柱、端通於外、鼓其端而自應、賓以此
獻天子、又有自鳴鐘、秘不知其術、而大鐘鳴時、小鐘
鳴刻、以定時候、嘗言彼國人、他無所長、獨長於天文、
有晷器、類吾渾天儀、又有四刻漏、以沙為之、他尚多、
其數、早起拜天、願已今日、不生邪心、不道邪言、不為

邪行晚復拜天陳巳今日幸無邪心無邪言無邪行久則發晚願巳生如干善心道如干善言為如干善行如此不廢著書皆家人語竇始至肇慶贛州復至南昌學漢音讀孔氏書故能通吾言始來儕十餘人死亡大半自二十五離家猶童子體嘗為山海輿地全圖荒大北鄒衍言大地浮於天中天之極西即通地底而東極北即通地底而南人四面居其中多不可信劉竇將南都從禮科給引以其天主像三父自鳴

鍾諸物來獻道經臨清為稅閹馬堂搜而獻之騰月入京師館餼於禮部禮部請冠帶之聽其自便不報賓亦自言幼慕道踰艾不娶無子非有他覬惟聞聖化遠來得安插居已矣館餼非所敢望亦不報資用亦不乏每市藥入一日輒與人人言有丹術云萬曆三十七年死塟於京師其徒龐我迪仍居京師王封肅等散居南京淮安武林各以其教聳動士民從者甚衆南京禮部侍郎沈漼再疏論驅諸廣東後復散

居各地、聚徒如故、所著有西士超言、數十餘卷

石匱書曰、天主一教盛行天下、其所立說愈誕愈淺、山海經輿地圖、荒唐之言、多不可問、及所出銅絲琴自鳴鐘之屬、則亦了不異人意矣、若夫西士超言一書、數詞陳理、無異儒者、倘能通其艱澁之意、而以常字譯太玄、則又平平無奇矣、故有褒之爲天學、有訾之爲異端、褒之訾之、其失均也、